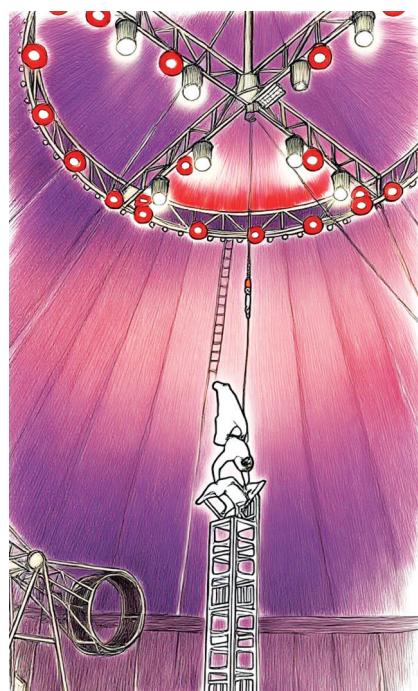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国峰



我家毗邻解放路万达广场。前几天，广场西南角赫然竖起一顶白绿相间的高顶大帐篷，远远望去，气势恢宏，宛如童话里的神秘城堡。“这是要做什么？”我满心疑惑，暗自猜测：莫不是马戏团来了？上前一打听，果不其然，一支来自安徽的马戏团即将在此献艺。心底不禁期待起他们精彩的演出。

作为年逾古稀的老人，这顶大帐篷瞬间勾起我尘封多年的回忆。那时我不过十来岁，学校组织我们在县城北街的大广场观看马戏。当时见到的也是类似这样的大帐篷，真有马在奔跑，艺人在马背上腾挪翻转，惊险刺激的表演让同学们目不暇接、惊叹连连。时光飞逝，此后数十载，我再未领略过马戏的魅力。如今，马戏竟送到了家门口，错过岂不可惜？然而，当我询问孩子们是否愿一同观看时，却无人响应。半个月转瞬即逝，我愈发担心这场盛宴会悄然落幕。

别看我年纪大，骨子里却有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儿。那天上午，我独自前往，买票入场，满心期待这场与童年记忆的重逢。

恰逢休息日，大帐篷外满是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演，热闹非凡。走进帐篷，圆形的场地内，一排排座椅整齐排列，中央的圆形演出区格外引人注目。高高的吊环垂落，大飞轮铁架矗立，还有一个中空的大铁球。这些充满神秘感的道具，仿佛在无声地预告着即将上演的精彩。

待观众坐定，演出准时开始。一位身姿轻盈的年轻少女率先登场，她如灵巧的燕子般跃上吊环，在空中轻盈地盘旋、翻转。紧接着，一位男青年登场，两人默契配合，时而如漫步云端，时而似展翅翱翔。

魔术师的登场更是令人惊叹。我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却见他手中的纸片、手帕，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只只活蹦乱跳的白鸽，魔术的奇妙在此刻展露无遗。

最扣人心弦的当属高空表演。两个巨大的飞轮在空中飞速旋转，两位男青年不带任何安全措施，在飞速滚动的飞轮上腾挪跳跃，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。观众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惊呼声此起彼伏，随后又爆发出如雷鸣般的掌声。

训狗表演趣味十足。四只可爱的小白狗训练有素，它们有的直立行走，有的欢快地滚动铁桶，有的灵巧地钻过圆圈，还有的开心地玩着皮球，生动展现出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。

整场演出的高潮，无疑是三位摩托车手的铁球特技。在狭小的铁球内，三辆摩托车上下翻飞、高速穿梭，车手们凭借精湛的技艺，在有限的空间里完美配合，既惊险刺激又有条不紊，让观众大饱眼福。

演出结束，经久不息的掌声响彻整个帐篷。真是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，这些高难度的高空表演，对演员的身体素质和专业技巧要求极高，没有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，绝难呈现出如此精彩的演出。

时代在进步，马戏表演也在不断创新。昔日的骏马换成了如今的飞车与飞轮，道具变了，形式变了，但马戏带给人们的欢乐与震撼始终如一。看着眼前的热闹场景，我由衷地感叹：生活真美好！

藏在拌嘴中的爱意

衣名

老爸和老妈携手走过大半辈子，真正恩恩爱爱的时光不过寥寥，倒是吵吵闹闹的日子占了多数。老妈痴迷赵丽蓉的小品，常学她夸张又俏皮的神态；老爸偏爱鲁迅的文字，说话总带着股犀利劲儿。

年轻时当过兵的老爸，退休后每晚雷打不动守着战争片。而老妈独爱市井生活剧。一到晚上，两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开始抢电视遥控器。本来他们约定好“男看单日，女看双日”，可一播《亮剑》，老爸就变卦了。有次轮到老妈追剧，他一把抢过遥控器：“李云龙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让我再琢磨琢磨！”老妈没辙，只好坐在一旁生着闷气。一会儿，她进了卧室，把门重重一关，和老爸使起小性子闹起冷战。第二天晨起，老妈依旧冷着脸，厨房没了烟火气，老爸饿得慌，憋不住给我打电话：“儿子，快回来！你妈不理我，我要饿肚子了。”我赶回家，见二老各自做饭、互不理睬，老爸捧着寡淡的饭菜，吃得直叹气。最后还是我添置了新电视，这场“收视之争”才告一段落。

前些日子，社区阿姨们约老妈去森林公园徒步暴走。老爸满嘴牙膏沫子，含糊不清地反对：“7公里路，空着肚子走？还不

如围着灶台转圈圈！”可老妈哪肯听。第二天清晨，她就跟着队伍出发了。等老爸8点出门，正撞见老妈从出租车上下来。“走去的，坐车回。”老妈得意地说。老爸立刻调侃：“新鲜！这锻炼方式能上报纸头条！”老妈不甘示弱：“跟你学的！上次钓鱼空手而归，转头买五斤鲫鱼充数，害得咱们到处送鱼，要不是你喝醉酒说了真话，我还一直佩服你是个钓鱼高手呢！”

可这拌嘴背后，藏着的全是温柔。老爸快退休那年，单位组织去北京。在香山公园，老爸发现有人用一片红枫制作的贺卡很漂亮，他决定把贺卡作为礼物送给老妈。制作人员问：“需要在上面写上什么字？”老爸想了半天，突然涨红了脸说：“我爱你！”老妈捧着卡片，眼眶瞬间湿润。老爸生日快到了，老妈精心挑选了易拉罐魔豆盒，每日精心照料。生日当天，魔豆破土，“我爱你”三个字清晰可见。老爸摩挲着盒子，眼角皱纹里都溢着笑，嘴上却硬气：“看来啊，咱们这辈子就吵吵闹闹过下去喽！”烟火岁月里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，都藏在斗嘴的只言片语里；那些绵延半生的爱意，早就融在这吵吵闹闹的日常里。

光影流年

倪吉利

认识电视、走近电视，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。1983年的秋天，我们家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，12英寸的天津产“北京”牌黑白电视机。在那个年代，340多元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那时，电视机还不在“三转一响”（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）之列，它的到来，不仅让全家人喜出望外，也在四邻八舍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想要收看电视节目，得在院子里竖起高高的杆子，把天线架到顶端，才能接收到信号。只要稍有风吹草动，电视画面就变得模糊不清。看两个小时的电视，得一次次跑到院子里转动天线，调整方向。每到夜幕降临，为了让邻居们也能“尝鲜”，我们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。不到晚上7点，大人们、孩子们就搬着小板凳，早早地围坐过来。尽管当时的电视节目并不丰富，甚至有些单调，但依然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

我第一次见到彩色电视机，是在部队里。1980年春天，在团机关服役的我，看到会议室添置了一台20英寸日本彩电。彩色电视画面清晰、色彩艳丽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晚饭后，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会议室。那时，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我国引进的首部美国大型科幻片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，让官兵们忘却了训练的疲惫，身心得到了放松。这台电视机极大地丰富了官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。听说当时整个围场县只购进了2台，为了照顾部队官兵，特批卖给我们一台。1981年7月，这台电视机跟随部队调防，从河北围场来到了山西太原。

直到1988年，我们小家才有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——一台24英寸的荷兰产飞利浦彩电，花了3000元。这台电视陪伴了我们十多年，见证了家里的许多温馨时刻。后来，国内电视机产业蓬勃发展，创维、海信、长虹等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就连太原也有了自己的“春笋”牌电视机。国产电视机价格亲民、质量可靠，进口彩电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如今，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，电视机更新换代的速度令人惊叹。从黑白到彩色，从显像管到液晶，再到等离子、OLED，从模拟到数字高清，再到智能电视，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全新的体验。我家的电视屏幕也越来越大，从55英寸、65英寸、75英寸，到现在的85英寸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。

虽然如今手机占据了人们很多业余时间，但一家人在茶余饭后围坐在电视机前，一起欣赏节目、聊聊家常、分享感受，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，依然是无可替代的美好时光。

